叔多父簋銘“孫=”釋讀斠議*

蔡一峰

《殷周金文集成》〔1〕(以下簡稱《集成》)4004—4006 號著録了三件西周晚期叔多父簋銘文,其中 4005 號有器、蓋兩套銘文(4005－1,4005－2),其餘兩件各一套,内容相同(見附圖)。據《商周金文總著録表》(以下簡稱《著録表》)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以下簡稱《銘圖》)的著録信息,4005、4006 號二器目前均藏上海博物館,〔2〕4004 號原係山東鹽運使、布政使李山農舊藏,現藏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坎特視覺藝術中心,目前僅見器身,簋蓋已遺失。近年,錢益匯和楊曉能二位先生對該器有重新介紹,並公布了器形及器身銘文高清圖片。〔3〕銘文如下:

> 師趞父孫=叔多父作孟姜尊簋,其萬年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

銘文中“孫=”二作,第二個“孫=”因位於金文套語“子子孫孫永寶用”中,故讀爲“子子孫孫”之“孫孫”没有異議,本文不作討論。唯獨首個“孫=”讀“孫孫”於文意扞格難通,故舊多視“=”爲衍符,如楊樹達就認爲:

> 孫下有重文,義不可通……余疑此文只當作孫字,以古器銘文恒有子子孫孫字,故鑄器者誤作孫重文耳。〔4〕

---

* 本文寫作得到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目(CTWX2015BS028)的資助。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 1997 年。

〔2〕劉雨、沈丁、盧岩、王文亮編著:《商周金文總著録表》第 586 頁,中華書局 2008 年;吴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十册,第 358、361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據錢益匯、楊曉能二位先生文引周亞先生説,上海博物館目前僅收藏一件叔多父簋,器蓋齊全,是《集成》4005 號原器。

〔3〕錢益匯、楊曉能:《美國斯坦福大學坎特視覺藝術中心藏叔多父簋及相關問題》,《文物》2015 年第 6 期。

〔4〕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第 18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錢益匯和楊曉能二先生亦申此説,認爲“師趯父孫孫叔多父”即師趯父乃叔多父之祖父,並引“申五氏孫矩”(《新收》〔1〕970)爲例,指出是爲强調家世而在名字前加上宗屬。〔2〕錢、楊二先生對文意的把握是正確的,此句用意無非是標明作器者的出身,〔3〕作器人叔多父是師趯父的後裔没有疑問,不過學者對“衍符”一説之前就有過不同的態度,如《著録表》標明三器均爲“20 字(又重文 2)”,〔4〕顯然信從了楊樹達的“衍符”説,又如《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商周金文摹釋總集》釋文都作“孫孫”,〔5〕《銘圖》亦同,並標明字數爲“23 字(其中重文 3)”〔6〕,這種處理就比較謹慎。其實,“衍符説”是未足信的。從所見三器的四套銘文看,字的結構和寫法均存不類,應該還是由不同範本所鑄,銘文首個“孫”字左下角都明顯鑄有“=”,如果都看成没有意義的裝飾性符號,在西周金文中則十分罕見,誤鑄的可能性更是極小,這裏的“=”當是有意而爲之,和文意有關。

袁金平、楊婷婷二位先生也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認爲“孫=”之“=”不必看成衍出之符,理解作重文“孫孫”也可以講通,並聯繫近年公布的郳公鎛銘文中器主自述之語“余有融之㚔孫郳公皷父”,在李家浩先生讀“㚔孫”爲“曾孫”〔7〕的基礎上,也將“孫=”讀爲“曾孫”。〔8〕應該説,如此釋讀於文意可通,與秦駰玉版自述“有秦曾孫小子駰”也可以對應起來,不過細細斟酌,這種讀法也非的論,主要有以下幾點問題:

(一) 字形上,釋郳公鎛的“㚔”爲“孫”字還有疑問。學者如此釋主要是受到邾訧鼎(《集成》2426)“子子孫孫永寶用”中“孫”字寫作“ ”的影響,〔9〕但金文中的“孫”寫作“㚔”也僅此一見。就器銘看,除周亞先生公布的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那一件外(《銘圖》15818),另外三件流散的同人所作青銅鎛上該字分别寫作:

〔1〕鍾柏生、陳昭容、黄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灣藝文印書館 2006 年。

〔2〕錢益匯、楊曉能:《美國斯坦福大學坎特視覺藝術中心藏叔多父簋及相關問題》。

〔3〕這類文例在西周金文中並不多見,陳英傑先生就認爲此器是開春秋銘文自報家門之先河,見氏著《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第 221 頁,綫裝書局 2008 年。

〔4〕《商周金文總著録表》第 586 頁。

〔5〕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 69 頁,中華書局 2001 年;張桂光主編,秦曉華副主編:《商周金文摹釋總集》第 599—600 頁,中華書局 2010 年。

〔6〕《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十册,第 358—361 頁。

〔7〕李家浩:《郳公皷父鎛銘文補釋》,《出土文獻》第六輯,中西書局 2015 年。

〔8〕袁金平、楊婷婷:《讀金文札記三則》,《出土文獻》第八輯,中西書局 2016 年。

〔9〕詳參周亞:《郳公鎛銘文及若干問題》,《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中華書局 2012 年。

《銘圖》15815 《銘圖》15816 《銘圖》15817

皆與“子”的一般寫法無異,董珊先生就徑釋作“子”。〔1〕基於此,石小力先生認爲上博所藏郳公敓父鎛之字就是“子”,只不過在上部增一“屮”形而已,類似的繁構也見於金文和楚簡文字,此處“子孫”泛指後代。〔2〕我們認爲石文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按《説文》“子”字古文作“𡿧”,巛象髮,非王卜辭就有“子”字這麽寫,〔3〕“巛”形與“屮”形寫法接近,有構形上的聯繫,〔4〕“㞢”可能本源於“𡿧”這種寫法,釋“子”在理據上更充分。

(二)假如字形上認定郳公鎛的“㞢”是“孫”字異構,將之讀爲“曾”在用字上也仍是孤例。古音“孫”爲心母文部,“曾”爲精母蒸部,聲紐均爲齒音,韻部上蒸、文二部雖有聯繫,但於二字聲系還缺少有利的證據。

(三)李家浩先生曾對金文及傳世文獻中“曾孫”的語義有過詳細論述,他指出“曾孫”在古代有兩種意思,一是指孫子的兒子,一是對曾孫以下的統稱,〔5〕這無疑是正確的。李文還指出像僕兒鐘(《集成》183,春秋晚期)和三兒簋(《集成》4245,春秋)等器銘中器主自稱作“曾孫”以及《左傳·哀公二年》和《國語·晉語九》所記衛太子蒯聵於戰前禱祠先祖時亦自稱“曾孫”都是相對“享孝”的先祖而言,含有“追孝先祖”的目的。就叔多父簋銘文通篇内容看,只記録了叔多父爲其妻孟姜作器這回事,似乎没能體味有“追孝先祖”的用意。從這個角度看,以上例證中“曾孫”的用法並不能作爲叔多父簋“孫=”必須讀爲“曾孫”的依據。

基於以上三點,我們認爲叔多父簋“孫=”的讀法還需要重新考慮。

假如視“孫=”爲“孫孫”,那麽讀作“遜孫”就很直接,“遜孫”即“順孫”,同爲西周晚期的㝬鐘(《集成》00260)就有“福余順孫”之語,不過西周金文自述語中罕見相似的表

〔1〕董珊:《郳公敓父二器簡釋》,《出土文獻》第三輯,第158頁,中西書局2012年。

〔2〕石小力:《東周金文與楚簡合證》第43頁,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3〕李宗焜:《甲骨文字編》第169頁,中華書局2012年;黄天樹:《談談殷墟甲骨文中的“子”字——兼説“王”和“子”同版並卜》,《黄天樹甲骨金文論集》第161—166頁,學苑出版社2014年,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2008年。

〔4〕如“列”字既可作 (晉侯蘇鐘)、 (詛楚文),又可作 (睡虎地秦簡)、 (張家山漢簡),蘇建洲先生對類似構形演變有討論,參看《試論“离”字的源流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第五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1月25—27日。(此蒙陳偉武先生提示,謹致謝忱。)

〔5〕李家浩:《僕兒鐘銘文新釋》,《中國文字學報》第三輯,商務印書館2010年,又載氏著《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　李家浩卷》第44—45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

達,如此釋讀還不好落實。

以上的分析我們都是在認定叔多父簋“孫=”之“=”爲重文符號的前提下進行的,但實際上這個前提並非絶對。“孫=”之“=”可以視爲合文符號,即“子”字包含在“孫”字之中,屬兼體合書,〔1〕讀作“子孫”,這樣讀正好與上文提到的三件流散的郳公鎛(《銘圖》15815—15817)“余有融之子孫郳公敉父”一語合證,在某種程度上旁證了上博藏郳公鎛(《銘圖》15818)“㚔孫”之“㚔”就是“子”字。

“孫=”可以讀作“子孫”,那麽讀作“孫子”是否也可行?金文中確實出現過相似的用例,如春秋早期器叔單鼎(《集成》02657)“唯黄孫子綄君叔單自作鼎”。如果“師趯父孫=叔多父”讀作“師趯父孫子叔多父”意思上就不能排除叔多父爲師趯父孫輩的可能性了。目前所見戰國楚簡和侯馬盟書中就出現了不少“孫=”合文的例子,如(釋文儘量用寬式,下同):

孫=(子孫)以其祭祀不乏　(郭店《老子·乙本》簡 16)

彼聖人之孫=(子孫),將必鼓而涉之,此何?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簡 10—11)

攝周子孫=(子孫),惟余一人所禮　(上博七《吴命》簡 6)

微持弗忘,傳貽孫=(子孫)　(清華一《保訓》簡 9)

其身不没,至於孫=(子孫)　(上博五《三德》簡 3)

無聲之樂,施及孫=(子孫)　(上博二《民之父母》簡 12)

王用能奄有四鄰遠土,丕承孫=(子孫)用末被先王之耿光

(清華一《皇門》簡 6—7)

三代皆之孫=(子孫)　(信陽簡 100)

……卑不守二宫者,而敢有志復趙弧及其孫=(子孫),比㷭之孫=(子孫),比德及其孫=(子孫),趟欮之孫=(子孫),史醜及其孫=(子孫)于晉邦之地者……

(侯馬盟書宗盟類四·三:九)

雖然部分文例因押韻的需要可以肯定只能讀“子孫”(如《三德》例〔2〕),但根據古

〔1〕陳初生:《談談合書、重文、專名符號問題》,《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第 28 頁,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2〕參陳偉武:《上博簡考釋掇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 2008 年,又載氏著《愈愚齋磨牙集》第 123 頁,中西書局 2014 年。

漢語的表達習慣以及與古書相似文句的對讀,學者已經習慣將“孫=”合文直接釋爲“子孫”。〔1〕

以前學者多認爲叔多父簋“孫=”之“=”是重文符號,可能是受到後文有“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重文“孫=”的影響,也可能是認爲西周金文合文符號的使用遠没有戰國時代發達,所以没有意識朝這個方向考慮。其實西周晚期至春秋已有見“孫=”合文者,如:

周竈作救姜寶匜,孫=(子孫)永寶用。

(周窐匜《集成》10218,西周晚期)

用侃喜百姓、朋友眔子婦,孫=(子孫)永寶,用夙夜享孝于宗室

(叔妧簋《集成》04137,西周晚期)

萬年無疆,孫=(子孫)享 (箄匜《集成》10251,西周晚期)

其眉壽無疆,孫=(子孫)永寶用

(臧父匜,《銘圖》14984,春秋早期)

永保之用享,孫=(子孫)是則

(競孫不服壺《銘圖》12381,春秋晚期)

虔敬乃后,孫=(子孫)勿忘

(吴王光鑑甲、乙,《集成》10298,10299,春秋晚期)

因以上諸例中有部分“孫=”處在套語的位置,看成“子子孫孫”重文之省亦無不可,但可以看出,西周晚期“孫=”字符中的“=”功能上有自重文符號向合文符號過渡的迹象,到戰國時代,除位於固定套語(如中山王器)中之外,“孫=”中的“=”有作合文符的,也有作羨符的(晉系文字居多),但唯獨罕見作重文符用了。

至於“孫=”中的“=”是否還可以看成專名符號,因缺少旁證,我們認爲可能性不大。

總之,叔多父簋銘“師趯父孫=叔多父”中“孫=”的“=”不是衍符,視作合文符號並讀爲“子孫”應該是最合適的。

〔1〕李守奎:《楚文字編》第871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李守奎、曲冰、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第667頁,作家出版社2007年;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第3265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第354頁,中西書局2014年;湯志彪:《三晉文字編》第2132頁,作家出版社2013年。

附記：小文初稿蒙陳偉武師審閱教正，范常喜先生亦提供寶貴意見，三致谢意！

2016 年 5 月 11 日初稿

6 月 14 日改定

（蔡一峰　中山大學中文系；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研究生）

附圖：

《殷周金文集成》4004 號

《殷周金文集成》4005－1 號

《殷周金文集成》4005－2 號

《殷周金文集成》4006 號

采自《文物》2015 年第 6 期